

3
40
祖國社戰時叢書之一

抗戰建國之根本問題

1938
胡秋原著

第23号



抗戰建國之根本問題

目錄

小序

中倭不兩立論

對於抗戰時期革新政治之意見

附錄：抗戰時期政治問題（節錄）

論戰與和

緊急的局勢與兩湖的任務

附錄：答問

宋明

小序

冊中文五篇，皆戰後所作，均曾發表於漢口祖國五日刊及時代日報。「中倭不兩立論」係一講稿紀錄，論抗戰之意義。「對於戰時政治意見」泛論充實政治及武裝民衆，所說多係與劉叔模，梅彬，林崇墉諸先生所共議。「戰時政治問題」一篇係截錄，所說與前文重複者概刪去，可補前文者，附錄之。「戰與和」作於陶德曼氏奔走和議之時，主論外交問題。「兩湖任務」則係對於故鄉而言者。所輯諸篇，主闡政治外交與民衆運動問題之原則，其論軍事經濟文化者，將另輯爲「如何發動堅強抵抗力」一小冊，以全余對於統一抗戰救國與邦之大體意見，供邦人君子之採擇。

余甲戌避難西行，遠憂故國，日望統一抗日之局。蘆事起，自美歸來，欣見祖國奮戰爭生存，砲火血光，震新國命。然耳聞目見，痛感吾人自身之缺點極多。今日惟有以持久戰死裏求生，自須厲決心籌久戰之道。興亡有責，心所謂危，敢不盡知無不言之義？三月來吾人向全國朝野有所呼號陳述，大體原則，不過如是。冊中半二月前所作，兩月來欣見吾人之期望漸見事實，然亦痛感因循顧慮不可了局。時危勢急，今日難爲治本之謀，但決不可不急爲治標之計，而在治標之中，圖固本之方，長治之策：此余立言之旨。余深信所說均爲應急救亡之最低限度的必要辦法。信如是，可抗戰可興邦。不幸而吾言中，不聽，則國亡！所望全國朝野共懷艱危，痛下決心，爲千秋萬世之存亡，作大刀闊斧之興革也。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一日胡秋原。

中倭不兩立論

今日中日之戰從一方面看起來，是中日兩國的戰爭，侵略國與被侵略國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正義與暴力的戰爭。然日本何以一定要用極野蠻的方法進攻中國？中國何以一定非堅決抗戰不可？中日問題有無和平解決之可能？我們應研究一下中日衝突最根本的原因。

中日衝突的基本，是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大陸侵略政策和中國民族的生存權利及進步運動的衝突。是這兩個力的生死決鬥。

日本自維
新設印由
農業吐
為工業

日本在明代雖已為倭寇重為邊患，然那時中日衝突還不是你死我活的嚴重。然而自從西方產業革命的結果傳到東方以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逐漸由一個農業國變為一個工業國。同時中國則因為列強之國攻及清廷的腐敗而落後了一步。日本就乘中國的落後，向中國進攻而有甲午之戰。這一戰使日本帝國主義日就發展，使中國的困難日益加深。日本帝國主義愈發展就愈進攻中國，而中國也就愈加貧弱。中國的血肉，培養了日本的肥大。而日本愈肥大，愈要貪吃中國的血肉。

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生存的條件。日本帝國主義要生存，就要中國做它的殖民地，換言之，就要使中國永遠做一個農業國家，供給日本原料，銷售日本工業品；使中國為一傀儡國家和混亂分裂的國家，可以聽日本任意操縱宰割；做一個毫無自衛能力，一個精神和肉體都麻木中毒的國家，使中

國民民族馴服地爲日本凌辱，爲日本當奴隸當牛馬當砲灰，並且子子孫孫萬劫不復。在日本帝國主義生長的時代，世界上已無地方可供日寇活動，恰恰旁邊有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日本不同中國開刀，還向誰開刀？

二一.

帝國主義的日本，一定要侵略農業的中國。這理由是無須多說的。但世界上也還有帝國主義，何以獨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侵略特別採取軍事進攻，特別野蠻，特別兇殘？這是由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本身的特點而來，由它的早熟性，畸形性落後性而來，由日本社會的許多條件而來。

第一，日本沒有經過一個徹底的民主革命。農業還是一種資本主義以前的佃租制爲主，同時土地分割極細，技術程度亦低，故農民貧困，國內購買力極低，所以日本掠奪國外市場之貪慾必然猛烈。第二，日本資本主義有機構成還極幼稚，其工業仍以輕工業爲骨幹，而中國工業亦以輕業爲中心而開始發展。如以重工業爲其工業骨幹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不怕中國輕工業和他們在中國競爭，反而有互相合作之極大地位，日本則不能靠經濟方法在中國市場上和中國競爭取勝，而不得不以軍事進攻來獨占中國市場，以強制方法來掃滅中國工業的萌芽。所以日本不獨要反對中國社會主義勢力，也要反對中國資本主義勢力。第三，大家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發軔點的明治維新，係以藩士浪人（封建社會之破落份子）爲先鋒。彼等本仇視町人（商人）。然維新後町人成爲日本社會之實際主人，浪人雖有一部份轉化爲文武官吏和資產階級的，然仍有大批浪人失業。彼等本靠殺人打仗維持

其寄生生活，而本希望維新後一舉登天，至是於失望之餘，也曾造反。造反失敗了，即想鼓動對外冒險，來找升官發財的機會。日本的黑龍會就是在野浪人團體，他們是中日俄戰爭的鼓動者，也是今日日本法西斯運動的母親。這些在朝在野的浪人，是日本最侵略的份子，也是擾亂東亞的力量。第四，日本資本主義因其本身之幼稚，是在軍閥掩護之下生存，而通過中日俄及歐戰三個戰爭發展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之發展完全是靠軍事進攻做武器，而日本海陸軍部也直轄許多軍事工業。所以日本的軍人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家。因此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以戰爭為手段，日本帝國主義是以戰爭為目的。軍事進攻代替了經濟侵略或為經濟侵略必要部份。因為日本資本主義不能夠單獨經濟競爭取勝之故。第五，日本軍人在日本政治上是一獨特勢力，而日本根本沒有所謂民主勢力。所謂文治派的官僚（元老重臣）政客（政黨）均由浪人蛻化而來。他們雖有時不滿軍閥首動的冒險，然而只是比較審慎的侵略家，並無與軍閥不同的政策。而且經軍閥幾次打擊以後，更完全投降於軍閥了。第六，自九一八以至七七事變以前，日本的侵略沒有在中國引起有效的反抗，使軍閥勢力日高，同時在日本資本家中，發生一批新財閥層——即軍需資本家。這一批人命商人是日本法西斯運動之現代支柱。第七，列強之不合作，國聯之軟弱，西方之不安，也鼓勵了日本的侵略。第八，日本民族祖先本為一慍悍的漁獵民族，而從神道主義武士道到現在的法西斯主義（所謂日本主義）的宣傳，日本統治階級將一般國民麻醉為一種殘忍好戰的民族。今日日本陸軍部竟作「戰爭為創造之父文化之母」這一類的瘋狂煽動。

這幾種原因，增加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性。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定下所謂大陸政策。這政策是要將中國大陸，完全變爲日本殖民地。這政策第一步是侵佔朝鮮和台灣，第二步就是侵佔「滿蒙」（東三省和東部內蒙諸省），第三步要進佔「華北」（北方五省），到了第四步就是由北方及台灣進攻長江和珠江了。所以滅亡全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固定政策。到了滅亡中國之後，日本還要以中國爲根據地，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來進攻世界。田中義一在其祕密奏摺中說：

「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今日日本正利用「滿蒙」爲根據地來實行其大陸政策的第三步和第四步的一部分。我們如果不澈底抗戰，就只有亡國的一條路了。

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之落後性及野蠻性，在其進行大陸政策的時候，用了一切慘絕人寰的手段。在戰時的姦殺燒殺，大炮飛機的轟炸，毒氣毒彈的使用固不待說，即在平時，除了各種壓迫掠奪以外，慘殺，謀殺（天津浮屍），毆打，活埋，凌辱，抽血，賭博政策的實行，毒化政策娼妓政策以及奴化宣傳之麻醉，是日有所聞。而日本對於中國，是平時戰時不分的。日本所以採取這種恐怖政策還有一個原因。日本研究滿清征服中國歷史，認爲一個小小都落居然吞併中國三百年，一面是靠他們利用漢奸，一面則靠其恐怖政策，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類。所以日本動輒就說「膺懲支那」，每天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稍不如意，就以「斷然處置」相逼。區區在華外交官員，一個平常的

日兵，可以隨意侮辱中國官吏和中國平民。甚至朝鮮台灣浪人也可以仗勢在中國橫行。於是日本利誘親日僥倖子，威脅恐日份子，使親日者恐日，使恐日者親日。人間最慘的事莫如做國奴，尤其是做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我們只要看看今日東北及河北同胞的處境就可知亡國奴之不能做了。今日日本尚未完全佔領中國，有時還要假裝客氣一點，到了中國全亡，我們是連今日東北同胞還不如的。日本還利用高麗人殘害我國，到了中國全亡，是連高麗人還不如的。日本今日還不僅要滅亡中國。還要滅亡中國之後，使中國永不得翻身。他更斷絕一切中國復生力。他要消滅中國一切政治力量，一切武裝力量，一切經濟和精神力量。日本和其他強國的殖民政策還有兩個極大不同點。其他強國對其殖民地人民的私有財產，還酌量予以維持，因為還要考慮到他們的購買力。但日本則是公開的搶劫沒收政策，因為他不够做一個經濟的帝國主義。在東北，連我國苦力及掃院子的工人，都為日本人朝鮮人所驅逐，連小商人都要為日本所消滅，連小地主的土地都要為日本所任意沒收。其次，其他國家滅別人之國不一定要滅人之種。因為他們還要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然日本因本國人口繁殖甚速，人民貧困，勞動力也極低廉，而且失業人口日增，因此他要滅中國的種。日本蝦夷漸滅，在台灣常用毒氣消滅土人，在高麗則限制結婚，都是這個原故。

四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的落後性及野蠻性，他不得不以軍事進攻為其根本政策。然因其本身之弱點，每一軍事進攻之後，仍無法解決其經濟恐慌，反而更增加其生產與消費間的根本矛盾，所以

日本帝國主義只有採有無限制軍事進攻政策，才能維持其變態的生存。假定日本實現了其征服中國之夢，他更非繼續進攻其他各國不可。不取消日本對華侵略，世界亦永無安寧之日。中國也是世界和平的堡壘。

日寇不僅要自己用種種殘忍方法來滅中國的種，用結婚方法來亂中國的種，還要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如果日本佔領了中國以後，他又將逼迫我全體同胞去爲日本侵略別國的戰爭送死了。

由此看來，日本是一帝國主義，就必須侵略農業國的中國；而因其帝國主義本身的落後性封建性，就必然要有意用其獸性方法來消滅中國生存，滅中國的種以及劫掠全國人民的財產。并且還要用中國爲根據地，去進行無限制的侵略戰。

因此，今日的抗戰，是爲祖國生存而戰，爲自己的生命財產子孫而戰，爲世界的和平而戰。不戰只有國亡種滅。

從日本帝國主義政策來看，我們不可不爲自保自衛生存而戰，但這還只是抗戰之消極意義。其次，我們還必須爲中國之合理發展而戰。

五、

目前這個戰爭，不僅是爲了中國的生存權利，而且是爲了中國的正當發展。換言之，就是要完成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要實現一個自由獨立統一和富強的中國，簡言之，要實現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中國

革命的根本就是一個民族革命。中國近代的一切革命運動，自太平運動以至今日之抗戰，無論其缺點優點，都是反映民族主義的要求。

民族主義的基本意義是什麼呢？就是本國市場歸本國自治。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意義就是中國市場歸中國。至於在這市場以內採取何種政策，目前不是重要的事。所謂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統一，實際上是中國市場的自由獨立和統一。沒有這基本條件，中國便不能富，不能強。

民族主義的根本要求是什麼呢？第一，要在經濟上使中國工業化。第二，要在政治上使中國民主化。中國革命之目的，實在就是一個改造中國的運動，要使中國由一個農業國家變為一個工業國家，由一個官僚政治國家變為一個民主政治國家。中國如停在農業生產以內，便不能不受列強的經濟侵略；中國官僚政治不肅清，便不能使中國適應今日的新國際環境。但必須中國市場歸中國，才有工業化及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才能在這基礎上產生真正的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建立新的技術，制度，科學與文明。在這一個基礎之上，以中國富源之廣大，人口之衆多以及我民族的刻苦耐勞聰明的美德，中國實有無窮的光明與偉大的未來。我們的祖宗曾一時使中國為世界最富強最文明的大國，我們也要光復我民族的潛在的偉大創造力。

然而，窒息中國的發展，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既定政策。日本是中國現代化的敵人。所謂中日經濟合作就是要中國變為日本種棉花的田地，銷日貨的市場，破壞中國工業基礎。日本在中國使用以華制華政策，收買漢奸軍閥官僚，樹立傀儡政權，破壞中國的團結統一，就是要中國永遠沒有一個民主政治。日本帝國主義決不願看見一個自由統一獨立的中華民國。因為日寇要永遠獨占中國市場

，要中國歸日本，因此，中國一切進步運動，日本都要摧殘，中國一切反動運動，日本都要利用，田中義一的祕密奏摺說：

「一旦中國人民覺悟起來，實萬分危險之事。……如中國竟能統一而工業繁榮，實日本大可危懼之事，故日本必須貫徹武力政策，奪取滿蒙，始得以摧毀中國軍事政治經濟之發達」。（手頭無原文由英文重譯）

所以不驅逐日寇，中國永無前進的希望。日寇已用萬重鍊鐐來束縛我們的生存與進步，而今日更用大砲飛機來毀滅中國的生機，我們如不決死抗戰，不首先爭取中國的自由獨立，中國就談不到工業化和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實現。中國如不抗戰，一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就不能完成。

因此，我們必須為建設新中國而抗戰，為中國近代化，為中國工業化和民主政治而抗戰，為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而抗戰。這是抗戰之積極意義。

然抗戰之必要還不止此。

六．

有人說，壓迫中國的，不止日本帝國主義一國。但是，第一，在過去，日寇是其他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和劊子手。西方進攻中國雖始於鴉片之戰，但列強之大舉進攻是在中日戰爭之後。庚子之役做挑撥者及先鋒的是日本。勾結沙俄瓜分中國東北西北的是日本。特別在歐戰中乘火打劫中國的是日本。利用英國來破壞中國之復興運動的是日本。日本是以中國鎮壓者的資格取得列強諒解的。

日寇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第二，在今天，列強和中國都能和平相處，惟有日寇的軍事進攻，直接威脅我全民族的生存。其他列強對我不過是要求商業的利益，而日本是要四萬萬人的命了。所以中國除日寇以外本沒有第二個外敵，除非是甘心助日爲虐的。第三，中國與列強間雖尚有許多不平等條約，然在日寇鐵蹄所到之地，這些不平等條約也被取消，而列強在華權利也被不法蹂躪了。第四，在日寇繼續侵佔中國領土的時候，中國對列強的負擔日益加重，如關稅減收而外債須付；而另一方面，因中國橫被侮辱，到了中國屈服之時，中國邊境諸省亦難免啓人覬覦之心，而見瓜分之慘；同時亦難免發生以中國爲戰場的慘禍。

而日寇還要造謠欺世，甚至危言聳聽，說中國抗戰勝利，亦非列強之福。但是，如列強在中日戰爭中堅持正義態度，無疑中國自由獨立之後將認爲最惠國。同時雖然中國人民相信國際關係應立於平等基礎之上，一切不平等條約有加以修改之必要，然而這都是可以經過一種正常和平外交方式解決的。列強不用武力進攻中國，中國也決不會用武力進攻任何友邦。

所以，如不抗戰，中國不僅將受世仇日寇的殘害，而且還要受國際的重壓。反之，如果抗戰，中國在脫離了日寇宰制之後，將與諸國立於合理關係之上，躋于世界強國之林，享受國際間的平等待遇和敬愛。而中國今日爲自身生存抗戰，同時也是爲世界和平而戰。這抗戰亦一定能日益得到世界的同情與援助。

這是抗戰的國際意義。

由此看來，抗戰則生，不抗戰則死。但日寇散布「中國合作」「大亞細主義」「中日共存共榮」的烟幕彈的時候，我國也有人有意無意受其麻醉的。日寇常說「黃種人」應該聯合起來。但日本這「黃種人」如何對待高麗台灣的黃種人是我們知道的。我們和幾十年來天天處心積慮滅亡中國的世仇，不知公理，獸性橫決的強盜，如何還能合作？而且，要說「中日合作」首先要看中日經濟上是否能夠「合作」。如果日本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帝國主義，中日在經濟上還有合作的餘地。因為中國今天只是發展輕工業和開始建立重工業，需要先進國家技術和資本。所以中國與歐美合作，僅可能而且必要。然日寇的工業中心也是輕工業，重工業不過軍事工業而已，同時日寇的輕工業品因品質低劣不能在世界其他市場上發展，只有儘力摧殘中國民族工業，以獨占中國市場。因此，中日合作也就根本沒有可能了。

日寇屢向中國提出不少「中日合作」的「條件」。其實這些「條件」有一實行，無異等於中國束手自斃，不要日本開刀。所謂「廣田三原則」所謂「中日經濟合作計劃」，所謂川越向我政府提出的條件，本身就是日本軍事進攻的目的。我們看看這些條件：

一，承認「滿洲國」實行中日滿經濟同盟，與歐美各國斷絕關係——這是要將中國變為日寇的私生子，變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將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切斷。中國如承認偽國，不獨無以對三千萬同胞，如何以對全世界的正義？「滿洲國」一承認，則日本在華一切傀儡但懋將都要承認。中國也

就將一塊一塊的凌遇了。

二，實行「中日經濟合作」——日本以中日合辦名義，壟斷一切工廠，中國爲日本種棉花及其他原料品，而專門使用日本工業品。還要減低對日稅率，使日貨能够在華暢銷，要讓走私合法，根本對日貨免稅。中國工業勢必一掃而光。列強在華的勢力也必一掃而光。

第三，實行中日「防共」同盟及軍事「合作」——一面解除中國中央政府及抗日部隊的武裝，或設立「非武裝區」，根本不許中國軍隊駐紮，沒收中國人槍枝，不許中國人有一分武裝力量，同時還要改編中國軍隊，要中國軍隊警察聘日本爲顧問，使日本能在中國境內到處駐軍築飛機場，以及在中國境內自由行動；最後，完全控制中國武力，驅中國人爲日寇作國際戰爭。

第四，實行中日政治「合作」——一面要中國承認偽組織半偽組織，一面要政府聘請日人爲顧問，使漢奸參加政府，消滅及驅逐一切民族主義者（所謂「日份子」），一步一步達到日本的完全統治。

第五，實行「文化」合作——要中國人讀日本文及日本人編的教科書，消滅一切抗日思想民族觀念，要中國俯首帖耳拜日本爲天朝。同時還要用鴉片白面，毒化中國人的肉體與精神。

試問這算什麼合作呢？

八．

在日寇統治之下，不僅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武裝力量不能生存，資產階級也不能生存，地主階級

也不能生存。日寇是中國任何階級的共同死敵。日寇今天說要打倒共產黨，明天說要打倒國民黨和藍衣社，今天說要打倒張學良，明天說要打倒宋哲元，今天說要打倒宋子文，明天說要打倒蔣委員長，其實這都是分化政策，只要是一個中國人，便都是日寇的對象。因為這個原故，中國各階級各黨派，軍政工商農各界，有團結一致抗日的可能與必要。這是中國必須實行全民抗戰的原因。今日雖有許多漢奸或者自以為得計，但日本要漢奸的原故，還是因為中國還存在，到了日寇完全滅亡中國之後，最長命的漢奸也要同歸于盡的。古往今來漢奸的壽命都是殷鑒。漢奸是賣國為業，但國滅完了，漢奸也要「失業」的。因此，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是沒有一個能夠和日本合作的。

但中日便永遠不能合作麼？但第一，必須將日寇完全驅逐出中國境外，到了那時合作不合作才能談。第二，要有東亞永久和平必須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根本取消，然而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日寇的軍事進政政策受到制命的打擊；其次，必須日本經濟社會機構能夠改造為一種正當狀態，換言之，要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日本。但是，如中國不決死抗戰，日本軍閥必更得勢力，日本亦無革命的可能，而日本的兇殘亦決不止。中倭不兩立不是中國與日本人民不能兩立。中國雖然同情日本人民的不幸，為日本軍閥政府所麻醉，驅其送死，對日本和平人民是無敵意，但是，一切進攻中國的日本人，中國決不能寬恕。

日寇不僅是全民族的死敵，也是列強利益的公敵。今日的抗戰，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戰爭，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爭。戰才有生路，不戰只有亡國。戰勝就萬丈光明，戰敗也就只有亡國。所以這是二個死裏求生的戰爭。但抗戰一發生，惟有血戰到底，中途妥協最後也只有亡國。所以這戰爭是

個拚死求生的戰爭。我們的勝利是必然的。但要有犧牲，要有辦法，要人人負責任。因此，這是一個光榮神聖同時痛苦殘酷，而又匹夫有責的戰爭。

因此，抗戰高於一切，抗戰就是一切。因此，一切歸于抗戰，抗戰決定一切。

（十月十二日）

對於抗戰時期革新政治之意見

（充實政治與武裝民衆）

一 問題

抗戰發動以來，吾人有不足驕之勝利，亦有不足餒之失敗。然前線將士之犧牲至少已得二種偉大之收穫。一即我國已得空前未有之統一。吾人既在抗戰中得此統一，今後即須在抗戰中使此統一益臻充實與鞏固。二即我國政治上之缺點顯因，均已在此次抗戰中暴露其必然的可痛結果。吾人觀此不幸結果之由來，當知所警惕而急謀補救之道，否則我國政治上之病症，將鬱爲莫可救藥之痼疾矣。

今日之事莫急于軍事。然吾人均知，惟有長期之抗戰，始能博最後之勝利。但倘無健全之政治，無以策後方之安全，即無以維長期之抗戰。夫軍事外交，均政治之延長；而經濟之建設，亦賴政治之推動；即民衆運動之發展，亦係與政治相輔而行。故政治不僅爲人類活動之中心，尤爲今日中國問題之根本。是以政治機構改革之必要，已成爲今日朝野一致之呼聲。然所謂改革政治機構者，非制度亟當變更，機關有何欠缺，實由於中國政治之現存狀態，絕無以應戰時之需要，故與其謂之爲改革，無寧稱爲在抗戰條件下加以充實之更爲切當。軍興以來，前方血肉橫飛，而後方則鬆懈腐